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信息网络：认知战制胜要津

■ 翟 焱

引言

在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当今时代，信息网络以其触角深、受众广、互动性强等优势，在认知战中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了信息网络的加持，认知战将如虎添翼、如鱼得水。深刻把握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机理规律、基本形态、方法手段等，有助于及时掌控认知战主动权，为赢得胜利奠定基础。

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机理规律

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本质在于通过核心算法，提供海量信息，营造倾向性认知场景，影响人和智能机器的思维认知。这一过程融合信息网络运行规律和思维认知内在机理，具有很强的可预知性，是信息网络认知战必须把握的底层架构和关键点。

基于路径依赖的黏性影响。当今社会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提供了一个人们学习、工作、生活、娱乐、军队建设、作战和军事斗争准备须臾离不开的平台，在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路径依赖。这一平台以信息为核、网络为媒，通过无形的黏性把不同人群、社会、国家包括军队连接在一起，既将整个世界打通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球村，客观上也为开展认知战提供了桥梁和纽带。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说，鼓吹“互联网自由”战略，企图利用人们对互联网的高度依赖形成的作用通道，影响对手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维认知，传播美式价值观。

基于信息交换的互动影响。教育学认为，互动交流能有效克服信息单向传输形成的认知屏障，在彼此信息交换、情感融通、需求相促中达成共识、形成共情、强化同理。信息网络与传统交流沟通媒介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提供了一个能大范围、快节奏、高效率互动交流的载体。在这一载体中，信息强势一方能通过载体提供的互动机制，依据另一方的思想波动、情感变化、态度反馈等，反复确认影响，调整方法策略，干预另一方的思维认知。长期以来，美国对华保持“接触+遏制”战略，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在于这种接触能有效克服单纯封锁对抗形成的沟通壁垒和信息鸿沟，增强两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从而寻找机会打开缺口，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一战略虽然发生在传统

领域，但与信息网络基于信息交换的互动影响机理内在一致。

基于预设场景的诱导影响。信息网络的隐蔽性、虚拟性、渗透性，使其掌控者能通过水军灌水、信息过滤、“浑水摸鱼”等技术手段，营造极具欺骗性、诱惑性、煽动性的信息场景，使对手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反而朝着预设的过程和结果发展。这种对信息网络的指向性操控，能潜移默化地高效影响、感染和塑造对手的思维认知，使之不知不觉被带节奏，收到远比对抗硬扛好得多的作战效果。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媒体通过互联网等平台大肆散布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虚假信息，指责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相互勾连、腐败成风，还无端谴责伊拉克人民，同时又想方设法掩盖事实真相，过滤本国人民的反战声音，极力营造萨达姆政权邪恶可恨、全美上下同仇敌忾的氛围。

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基本形态

战争规律和制胜机理决定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规律机理内在规定着这种战争的外在呈现形态。其中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信息迷茫战、思维误导战和意志毁伤战。

信息迷茫战。就是用海量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复杂信息灌注网络，使对方信息网络容量过载、功能失常、运转失序，或导致特定受众对象“失聪失明失感”、认知能力拥堵、思维认知和决策判断受阻。这一战争形态常用于作战初期和不明朗战场，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能使敌对方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慌状态，从而感知失灵、思维失据、自乱阵脚。彭博社称，美国成立不久的第六大军种——太空军，计划2027年前采购48套干扰系统，旨在“与大国发生冲突情况下”，干扰迷茫其卫星信号。不少国家军队普遍感到，在获取的信息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巨量信息大量聚集，给态势感知和

分析判断造成巨大压力。

思维误导战。就是通过灌输包含信息网络掌控方意图指向的特定信息，形成倾向性信息场景，诱导欺骗和影响特定国家、军队和人群思维理念，使之偏离正确发展轨道，朝着于己有利、于敌有损的方向偏移，是认知攻击的最高境界和惯常做法。这种误导以强大的外部压力为前提，以似是而非的策略为基础，以掺杂水分的信息为武器，针对对手思维特点和薄弱环节，实施导向鲜明的诱导，使对手在紧张慌乱中迷失方向，不知不觉落入“圈套”。这些年来，一些国家在实施大国竞争战略的同时，通过网络水军虚构假情况、制造假信息、散布真谎言，在我国周边煽风点火，鼓动一些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积怨、现实中有摩擦的国家寻衅滋事，目的就是诱导我们转移注意力，削弱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资源力量投入，偏离强国复兴的轨道，谋取渔翁之利。

意志毁伤战。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控制了人的心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战争说到底是人人与人的对抗，人的心理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进而影响作战意志。意志毁伤战与传统作战通过物质摧毁间接影响人的意志不同，它通过直接影响关键人物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和思维决策，影响军心士气、战斗意志和作战行动。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的意志的干预，已经从传统以谋略为主演进到“技术+谋略”阶段。早在十多年前就有科学家研制出“声波集束”武器，通过电磁网络从数百米外发射极为狭窄的声波“音柱”，干扰敌人判断甚至意志坚强的军人精神错乱。近年有研究表明，基于脑电波信号的人工语音合成技术可提取大脑中的信号，合成人类能够直接理解的语音。

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主要手段

“技术+谋略”构成现代认知战的基本手段。信息网络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其对认知战的作用手段也主要体现在“技术+谋略”上。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方式方法、科学路径，从而制胜战争提供了基本切入点。

大数据构塑。数据作为信息网络的核心构件，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是信息网络价值驱动“新石油”，更是作用认知战的基本弹药。通过海量数据构塑为我所用的复杂信息场景，或对

对手进行思维认知迷茫，或给予思维误导欺骗，或进行信念意志摧毁，构成信息网络作用认知战的基本逻辑。在这一逻辑架构中，数据无疑是最基础的资源、最核心的元素。远在几年前，权威部门就统计，全球每天生产约2.5艾字节(EB)的数据，其中仅20%是可以直接利用的结构化数据，其余80%则需要进行分析、甄别、筛选。这些几何级数增长涌现的数据资源，为构塑数据信息场景、实施认知战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据弹药”。

智能化推送。信息网络时代，智能化推送成为人们摄取外部信息，获得思维认同、情感共鸣和影响他人思维认知的便捷渠道。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收集、整理、分析人的思维惯性、行为偏好数据，形成拟人化定制化感知推送，能够产生社会认知趋同的“回音壁”和“信息茧房”，同时也有利于推己及人、了解对手的思维趋向和可能行动，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生活中，我们都有一次或几次网上购物、搜索某类信息后，大量类同信息推送进来的经历，这种智能化推送手段应用到认知作战中，很容易使信息主导方通过信息网络数据，对作战对象指挥决策层可能作出的决策、采取的行动等予以前瞻分析研判，诱导其作出希望看到的决策行动或预先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情绪化渲染。弗洛伊德说，我们不是纯粹的智慧、纯粹的灵魂，而是一个冲动的集合。在信息网络空间，能够得到广泛且快速传播的观念认知，往往不是冷静理性客观的思维分析，多是冲动非理性的情绪情感动员。这是由信息传播、新闻发布“先发制人”的快节奏决定的。对这类信息作出快速反应的认知需求，反过来又导致“快思维”条件反射性、冲动性、情绪化反应，将看似孤立的社会个案转化为具有强烈压迫性、煽动性的心理暗示和行为驱动，爆发性催非理性决策行动。2009年6月维基解密披露的一份外交电文中，描绘了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家族宴会的奢靡场景，并煞有介事地将该政权形容为腐败暴政的“黑手党”，这加深了该国国民怨恨情绪，从而成为引燃推翻本·阿里政权的“茉莉花革命”重要推手。



请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多内容

群策集

军队建设中作战需求牵引具有基础性作用。军事需求发端于战略目标、牵引规划制定，并在牵引过程中完成战争设计与军队设计、作战能力运用与作战能力生成的有机统一。建立科学的作战需求机制，发挥军事需求对军队建设的牵引和规制作用，就要准确把握“需求牵引规划”的内在机理。

把握军事需求的作用机理。军事需求是为实现一定时期内的战略目标而对军事能力所提出的综合要求，其作用机理是一切军事活动的逻辑起点。军事需求是军队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军事需求的驱动下，军队内部会自发产生改革创新的动力以推动军队建设发展，并将各类潜在的能力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各类安全威胁。军事需求是建连结合的桥梁纽带。军事需求一端连着作战指挥，一端连着建设管理，关联着战与建两条线路，既是以战领建的着力点，也是抓建为战的立足点。只有发挥好军事需求的桥梁纽带作用，才能确保战与建的高度统一。军事需求是战略管理的规制要素，贯穿于战略管理链路各个要素当中，既牵引着规划的编制，又引导着资源投向与投量，还约束着规划执行。同时，规划编制与执行、资源配置与调控的效能评估，也都是以军事需求为根本指向。

把握军事需求的要素机理。军事需求主要包括作战需求、建设需求两个关键要素，需要从体系结构入手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理清军事需求的要素机理，是破解军事需求“搞不准”的关键所在。作战需求反映打赢战争所需的能力要求，是由作战体系框架、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等内容所构成的能力标准体系，是衡量现有军事能力水平的基准。建设需求反映作战需求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差”，由所需开发作战能力要素及其标准所构成的体系，涵盖作战体系能力的缺项与弱项；通过兵棋推演、演训试验、建模仿真等评估手段识别能力缺口，对所需建设能力按照作战体系自下而上系统集成与体系重塑所形成的能力标准体系，不仅是一揽子建设能力指挥清单，更是一整套能力解决方案的组合。

把握军事需求的生成机理。军事需求的生成是一个按照“战略目标—作战需求—建设需求”逻辑生成的过程，其生成机理是破解军事需求“提不出”的重要抓手。作战需求的生成是由战略目标这个“指挥棒”所驱动生成。在军事需求生成与转化过程中，作战需求是建设需求的目标指向，向上支撑战略目标，向下引导建设需求生成，居于核心地位。遵循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军事战略及战区战略等战略指导，综合考虑国家发展目标、面临战争威胁和科技嬗变等因素，提出未来一定

科学把握「需求牵引」

■ 王 豪 周建平 陈军生

时期内军队履行的使命任务，进而生成一系列作战任务清单和作战方案清单，最终生成一系列支撑打赢所需的作战需求清单。按照整体最优的原则，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经济可承受性、时效要求等因素，设计能力开发路径，从“硬”能力和“软”能力两个方面制定填补能力缺口的最佳解决方案组合。

把握军事需求的转化机理。军事需求处于战略管理链路的前端，只有认清并把握需求的转化机理，才能有效破解需求同规划结合“不紧密”的问题，从而实现作战需求与建设规划的高度契合与内在统一。以制胜未来为导向的作战需求确立军队建设规划的目标指向。规划过程中既要适应作战需求的变化跟进调控，又要适应任务时节奏递进推动，从而确保规划目标与作战需求保持高度一致。以增强体系关键能力的作战需求确立军队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需求牵引规划的重点，就在于按照对作战体系的贡献率、重要性、时限要求对能力缺口进行优先级排序，识别制约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需求，并将其作为规划体系能力建设的优先级。以体系对抗作战新要求确立军队建设规划模式。遵循体系设计的思路，从要素线性叠加向体系综合集成的方向转型，成体系地规划军事力量建设，实现军队建设规划模式由“编制工程项目”向“设计体系能力”的转变。

让训练更贴近实战

■ 金 默 赵士奇

挑灯看剑

实战化军事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本质要求，是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基本途径。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必须紧贴战争需求，把握作战特点，注重创新求变，奇正相生，坚持问题导向，优化训练体系，突出训练重点，创新训练方式方法，最大限度缩小与实战的距离，提升在复杂条件下打赢本领。

注重在特殊陌生环境中练兵。什么环境打什么仗。要训练人与环境融为一体，克服不利环境因素，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生成和增强作战任务所需的特殊技能。军事强国向来都十分重视在远洋、极寒等陌生环境下的特殊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实战化军事训练应主动谋划，加大沿海地区作战抗寒适应性训练，高原地区山地作战抗缺氧适应性训练，高纬度平原作战抗寒冷适应性训练，以及在建塞地域、远海深洋、荒漠草原、无人岛屿等环境手段配合，创造有利国际态势、有理、有力、有节收局。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武器装备落后于美军，但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政治舆论攻势与军事行动、外交谈判等结合起来，一手抓打仗、一手抓谈判，始终保持战略主动，不仅达成了保家卫国的政治目的，而且打出了军威国威。在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同时，亦可用经济手段配合收局，勒索沃战争最终让南联盟妥协的不是北约的精兵利器，而是北约对其国民经济基础的破坏，使得南联盟国防体系迅速瓦解、民众生活不堪，通过民生逼着南联盟政府“认输”。为此，战时可对金融、钢铁、能源、矿石等经济工业基础进行控制，为收局行动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能打仗、能做思想工作的综合作战能力。

注重在突发情况态势中练兵。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中首先受到考验的是指挥员的沉着与坚守。这说明，作战中指挥员面临的突发情况是常有的。未来战场突发多变情况可能更多。因此，实战化军事训练必须在突发、高危、险情下进行。既可结合战备值班应急处突，加大应对突发情况态势下大规模紧急拉动演练力度，使战备值班、战备执勤、紧急集合、紧急拉动、紧急对抗常态化，同时更要加强战略战役战术的突发情况临机处置训练。必须着力提高指挥员如何在错综复杂、浩如烟海的战场信息中穿透迷雾、洞察本质、辨别真伪的能力，如何在系统不通、网络瘫痪、通信失联、干扰破坏的情况下下稳定军心、沉着应战的能力，如何在应对战场各个方向的情况威胁下抓住重点、果断决策、快速处置的能力。

注重在军事斗争一线中练兵。军事斗争一线是敌我博弈的前沿阵地，双方剑拔弩张、明里暗里较量，对抗训练活动贯穿一线练兵始终。军事斗争一线练兵，体现了“仗在哪儿打，兵就在哪儿练”的实战练兵法则，面对真实的作战对手、置身真实的作战环境、执行真实的作战任务，时刻处于准战争状态，部队切实感知实战环境、感受实战压力，往往执行战斗预备队、进攻、防御、遭遇、伏击、追击、袭击等多项作战任务，昼夜连续超强度作战，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持续作战的能力是不可想象的。从近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看，城市作战、海上作战、空中作战、特种作战等以及要地夺控战、联合火力战、机动攻防战战逐渐增多。必须立足多任务多样式全域作战，广泛开展“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多任务多样式转换”训练，切实提高部队连续作战、能攻善守，以及

指挥作战谋划的“五个视角”

■ 高 凯 戚苏源

谈兵论道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领域呈现交叉互融的趋势，制约作战行动的因素逐渐增多，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筹划、指挥、控制作战中应善于切换视角看问题，方能确保谋局有章、布局有法、开局有力、控局有效、收局有利。

以全局视角造势谋局。现代作战力量编成趋于多元、结构更加复杂，战场呈现域广、点多、线长的特点，如果没有战前对国际局势、国内形势、战争形势的整体谋划，就很难做到通观全局、合理分析，进而谋篇布局、周密协调。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强调，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权。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只有通过主观努力，不断造势谋势，积极塑造有利于己而制约敌力量发挥的有利局面，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注重运用传统的手段基础上，还要重点谋划以夺取制信息权、制认知权为核心的新制权行动，确保全时有利的战场控制。当总体力量无法对敌形成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谋局时更不应纠结于一城一地得失，而应注重关键时节、关键行动，讲求集中优质

力量在某一时间、某一区域对敌形成“非对称”优势，精确释放信火效能，积小胜为大胜。

以体系视角聚优布局。熵增定律表明，要降低某一系统的无序性，就要设法与其他系统发生联系，这也是谋作战体系聚优联动增能的逻辑初衷。现代战争，是基于网络信息体系下的联合作战，需要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以体系思维思考作战，了解各作战力量模块的作战能力，知晓作战体系融合难点、卡点、堵点，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任务和战场环境，灵活合理编组力量，将战场感知、情报流转、兵力机动和精确打击多种模块聚为一体，进而能够在广域战场实现积木混编、即时插拔、实时聚优。突出各军兵种间多域作战力量精确融合，通过互为情报信息侦察、信火打击引导、通用后装保障、陆战场防护、掩护等支援，实现优势互补、效能叠加，如将陆军航空兵与空军航空兵编组，快速突击敌空、导阵地、近海目标，将精确打击火力梯次打击敌战役甚至战略纵深重要目标等，以实现作战能力指数级跃升。

以辩证视角强势开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随着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不断运用，信息“迷雾”、智能“迷雾”弥漫现代战场，给

作战认知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需依托各级各类侦察情报体系，实时全面掌握战场情况，准确把握全局、科学预见，善于在纷杂“虚拟海洋”抽丝剥茧、去伪存真，通过对敌作战体系进行切片研究，抓住影响作战的关键要素，找准敌作战中心、通信枢纽、保障关节等作战体系的核心部位、重要节点，进而确定首打目标，制定首战行动计划，突出电磁信息压制、联合火力精打、特战突击、政战攻心等手段联合运用，集中优势力量打要害要害穴，加速瘫痪敌作战体系、有效耗敌战斗力，有力毁敌摧毁意志，达成首战即决战之效。

以创新视角灵活控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战场不仅是对阵双方力量的角力场，更是双方指挥员和指挥机关智力的竞技场。特战突击、政战攻心、无人作战等新质作战力量比例的不断增大，给指挥员及指挥机关战场用兵带来更多“脑力”发挥空间。有无人协同作战、信息破击作战、战略特种作战、多域精确作战等新型作战概念将不断涌现，指挥员及指挥机关应敢于突破固有作战条条框框，充分发挥创造性，进行“头脑风暴”，建强体系谋“力变”、精选战机谋“时变”、依托战场谋“地变”，以临真求突然、以示假求惑敌、以多变求